

範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七

義論議

易義

帝王好尚論

選任賢能論

近名論

推委臣下論

荅竊議

易義

乾上乾下內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  
德內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  
于其內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  
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  
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  
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  
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  
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爲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  
陽爲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爲坤臣之

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爲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旣重其卦則有內外之 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

兌陰卦  
易卦

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

卦近焉

卦泰卦天地交而萬物化生

然則泰卦三

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

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

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

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

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

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

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

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

臣處下理之常矣

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  
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

男在

外女在內義之常矣

震爲長男  
巽爲長女

天地君臣男女

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爲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而不以獲爲吉是以士之應常也在於己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

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

二陰進之於內  
四陽退之於外

柔佞入而剛正出

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  
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  
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  
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  
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爲義尚乎遠也是以最  
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  
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

內剛外震  
二陰剝焉

君子威而小人

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爲大也陽進陰退  
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  
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  
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  
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  
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  
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

坤順也  
離明也

君子嘉遇顯進



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

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

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

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

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

則眾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

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

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

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

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

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  
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  
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  
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  
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  
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

謂五也

陰正於內

其二也

陰陽正而

男女則位

將

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

焉

內卦也

順乎其外孝悌形焉

外卦也

禮則著而家

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

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  
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  
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  
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  
陽合焉其體睽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  
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  
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蹇  
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  
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

與屯卦近焉

屯亦難也

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

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爲王臣

位得

五應君在險中而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

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

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爲險君子

乃否小人旣退君子乃振故五六象曰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

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

艮為山  
兌為澤

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

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

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

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

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說也

兌為說

損之無時澤將竭焉

兌為澤

故曰川竭必山崩此

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

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

陽少故曰不足

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

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爲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翰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

上木下動

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

上風下雷興萬

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夫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萃澤處於地

兌為澤  
坤為地

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



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  
上上下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  
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  
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  
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  
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  
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

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達矣聖人  
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  
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  
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  
上六極而猶升則爲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  
爲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  
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  
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

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

坎險也  
兌說也

其惟君

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  
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  
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  
乎

井水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  
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  
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  
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

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其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兌說兌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

去雖湯武日生當爲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  
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  
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爲  
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  
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  
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爲天下也夫何盛焉莫  
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  
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  
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  
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  
違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  
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  
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  
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  
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

六爻皆無應

上

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  
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  
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  
行焉然止之爲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  
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  
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  
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內

止而不躁外異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  
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  
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  
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  
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  
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內不  
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  
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



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  
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  
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  
然則日之動也下報日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  
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昊矣過乎皇  
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  
不哉

旅火麗山而不爇其處君子羈旅之時也君子  
羈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內止

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  
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  
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  
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  
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  
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  
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  
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

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爲德其失也僞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

焉然則謙之爲體內剛而外柔

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

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爲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允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

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爲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爲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内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聳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是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

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  
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  
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  
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  
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  
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  
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

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

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道

不可一端臯陶贊禹曰亦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

偽則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柔而立和柔

立事愿而恭愨愿而亂而謹亂治也有擾而毅

擾順也致直而溫行正直而簡而廉性簡大而剛

果爲毅

直而溫

行正直而氣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剛

而塞

剛斷而

彊而義

無所屈撓

章厥有常吉

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孔子之門人自以

四科二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

顏淵聞

二曰

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

使於

諸國而不辱君命也

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

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

也游夏能述之者也

此所謂求入之道非一端也又書

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

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

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



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  
俊又爲德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  
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  
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誤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

莊子曰

爲善無近名

言爲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

此皆道家之

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  
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

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  
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  
鈞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  
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  
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  
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  
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  
則爲善近名豈無僞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

性本仁義

三王身之也

躬行仁義

五霸假之也

假仁

義而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  
求名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  
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  
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  
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唯欲是從不復愛其名  
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  
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  
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  
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  
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

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  
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  
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  
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  
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  
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 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 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  
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  
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

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  
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  
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奸雄  
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懿晉  
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  
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  
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  
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  
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奸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

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關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進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

皇之失爲後代之鑑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  
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  
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  
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  
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  
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  
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  
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  
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



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大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

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  
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  
使制勅無得誤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  
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  
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  
雖有爵祿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  
之威矣、

荅竊議

漢高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

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回圖，特免稅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

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  
養士用閒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  
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  
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  
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  
以公用錢回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  
贈遺官負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  
貫有數萬貫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  
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

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自擊軍民蕃部  
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犴狼主  
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元二人仍降詔誕告邊  
臣依祖宗故事使回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  
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  
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  
當去官是前斷已重元坐將公用錢并酒散與  
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  
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

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  
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  
固當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爲天下之憂豈  
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  
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  
近邵良佐使于元昊回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  
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搢紳無一士請行朝  
廷召張子奭乘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  
行不懼既不懼矣且觀其辨論學術可爲之使

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  
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之  
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  
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  
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  
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  
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聚議以爲過  
優何薄之甚耶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七

范文公文集卷第八

揚文公寫真讚

頌

皇儲資聖頌

泰州張戾祠堂頌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序

太清宮九詠序



朝賢選定惠大師詩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述夢詩序

尹師魯河南集序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南京書院題名記

清白堂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  
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荐  
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已  
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

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  
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  
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  
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  
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  
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  
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  
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  
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

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  
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  
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旣終  
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今觀公之真而爲讚云

嗚呼揚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  
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  
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頌

皇儲資聖頌 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與皇統紹僊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

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  
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  
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  
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  
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  
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  
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奧仁義之醇禮  
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  
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羨

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  
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怪習惟其初左右  
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  
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  
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  
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  
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齋立西面  
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  
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

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祥於妙慮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慷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



無盜責之於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  
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  
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  
書曰勗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  
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行之矣若  
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  
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  
辨寔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  
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

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  
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  
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  
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音陶唐氏  
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  
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  
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  
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縣縣帝統神武

之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  
吾民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  
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廼建承華  
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  
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  
日彰溫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  
斯究授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恩也以直  
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膝玉振  
金相英聲茂實縣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

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潁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爲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久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

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  
海利云剥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

十萬石

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  
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

興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  
秀間太湖漲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  
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爲  
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  
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  
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

惟茲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  
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  
復乃興厥功橫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  
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  
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三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  
春旣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內民有復  
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  
三千餘戶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  
千餘戶天聖四年勅依制置司奏候  
堰成日定奪今漸復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

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  
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  
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  
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惜怛廼按  
廼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過心過金鐵對天不奪  
宸聽旣聰宰謀旣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  
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  
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

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通亡幾千咸復于田  
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  
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  
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旣寧旣聚濤莫  
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翁而豎手歌于舞  
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穀兮登盈作爲  
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  
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  
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  
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形萬邦道德之  
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  
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  
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  
召之美旣而丘園初秀閎闕令嗣拳拳允集濟  
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

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  
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  
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  
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  
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  
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  
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  
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  
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

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  
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  
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  
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  
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  
慎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  
未攻如泉之在蒙汨焉而弗見其寶昧焉而莫  
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  
鑄如騏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

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  
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  
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  
列廼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繫爾門之濟  
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  
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  
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  
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  
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

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衰者哉  
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爲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者駭異  
歷代嚴護景槩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  
再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  
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  
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

官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  
竒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  
以氣爲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  
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主文考之靈光孫  
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噫彼  
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  
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  
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與

高平范某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  
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  
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  
行詩請爲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旣不得謝乃叩  
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雲巖  
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  
聖中犬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  
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旣而薦紳

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  
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  
有氣吞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  
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  
廊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羣者衆矣如近代  
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  
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柰何道未  
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  
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豈



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來  
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  
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  
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  
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  
而誦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  
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  
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  
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  
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  
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爲會稽  
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  
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  
素所耽嗜亦不復爲白方佚我以老也數年間  
唯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  
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

初錄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  
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此時乃有正夢特歌  
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  
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  
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爲星者至精之適亦  
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  
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餽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之別序旣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已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 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

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于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

賦雜著共成一編自云一品拾遺

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

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

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

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真相

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  
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爲執政所困者久之  
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  
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劾則無狀  
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溫  
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  
理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  
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  
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

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偕俱文珍輩又絕韋  
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  
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  
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  
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  
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  
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  
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  
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

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以希髣髴未



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  
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  
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  
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  
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二變而古其深有  
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  
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  
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

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  
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  
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  
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  
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  
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  
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  
當損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  
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

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  
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  
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  
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  
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  
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  
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  
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  
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  
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  
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  
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

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  
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  
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  
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  
公同文以賁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  
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驥而下凡若干人

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  
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  
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  
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  
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  
方貲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畫一  
而上真宗皇帝爲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  
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叅預政事陳公侍  
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

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  
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  
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  
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  
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  
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  
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蘊  
賤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  
博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

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  
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  
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  
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  
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  
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  
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  
濟羣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  
咸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



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白嘉泉也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大餘縷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飴白雪咀輕

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  
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  
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鑄卧龍雲門之茗試  
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  
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  
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  
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  
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  
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畧其堂曰清白堂又構

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  
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  
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  
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  
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  
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  
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

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  
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  
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  
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  
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

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  
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  
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  
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  
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慶曆甲申歲  
予叅貳國政親奉聖謨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  
歲貢羣士二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幽城守  
畧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  
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

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  
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  
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  
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  
宮優生負也談經于堂藏書于庫長廊四回室  
從而周摠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  
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  
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  
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旣改南陽

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



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  
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  
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  
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  
和而弗搖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  
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  
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白吾其止  
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  
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

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  
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  
師化矣其門人中靄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  
求爲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  
存兮孰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八